

愈少用此字，向所称为 Race 的即改称为 People，如 the Greek people, the Latin people. 中国所谓种族，实是包含了体质的和文化的双重意义。历史书上常有某写为某之别种等语，然而这些种族的体质有谁知道来？也不过因为他们各部族的生活习惯有些相像，就这样的判定而已。西人著作中确实称汉族为 Han Clan 的，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根据。是不是因为汉人都自称为黄帝子孙，遂把他们看成了单系亲属团体？

第二点，你说，“不幸的，中华民国境内的人民是不是一个政治团体，现在却发生了问题。从历史上讲，也许可以说地理上的中国时常不只有一个政府”。这可以分开来讨论，第一句话固然是现在的情形，但我们需知今日，中华民国境内不只有一个政府团体，如满洲国，蒙古政府，以及沦陷区域中之各种伪组织等，乃是外力侵略的结果。此中绝对没有任何社会学或人类学的意义在。我们现在正应当用武力和政治力对这个现象奋斗，使帝国主义的势力跟着这欺人的政治形体而消灭，决不该承认这现象为研究学问的凭籍。至于第二句话，说地理上的中国时常不只有一个政府，大约是指五胡十六国及五代十国之类，此中亦多半为外力侵略的结果，小部分则是军阀的割据。然正因为中华民族早达到充分的 nationhood 政治的力量甚大，所以阻碍统一的武力稍稍衰微时，人民则可起来，打倒这分化的不自然的局面。假使不然，可以长久分立又有其安定性，则中国早就支离破碎而不成其为一个民族了。这也足以表现中华民族的力量远在各个地方政府之上。等着罢，到日军退出中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见一见东北四省和其他沦陷区的人民是怎样的给我们一个好例子了！

登载了两期的答书而还没有写完，自己也嫌厌自己的“下笔不能自休”的毛病。但若硬在喉，不吐不快，惟有望你和读报者的细细指正！

顾颉刚 五月廿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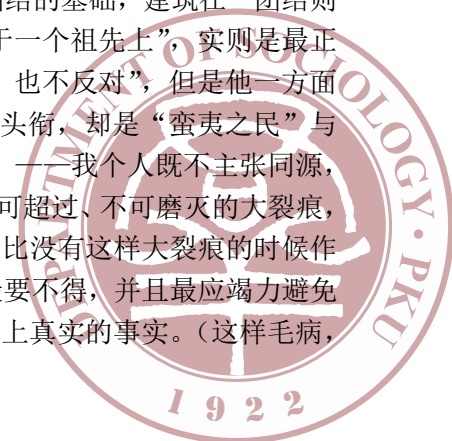
【论 文】

用历史的观点对鲁格夫尔先生说几句话

《益世报》1939年6月12日《边疆周刊》第24期

徐虚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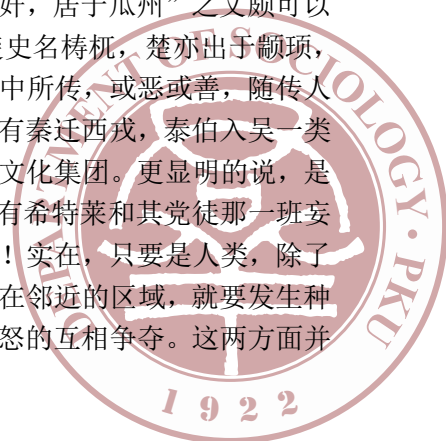
前些天，有一位苗族的同志鲁格夫尔君来过两封信：第一封，反对“学究的大唱特唱苗夷汉同源论”，而“希望政府当局能给以实际平等权利；”第二封反对近来要人名流所常讲的“我们是黄帝的子孙”，“黄帝子孙不当汉奸”的话头，希望对“变相的大民族主义的宣传，须绝对禁止。”这两封信，已经由颉刚先生很明白地给以答复。他所说的“我们的团结的基础，建筑在‘团结则生，不团结则死’的必然趋势上，不建立于一个种族上，更不建筑于一个祖先上”，实则是正当不过的讲法。不过，我看鲁格夫尔君虽然自己对同源论“不赞成，也不反对”，但是他一方面说“夷苗自己决不承认是与汉族同源的，”另外一方面，他自己署的头衔，却是“蛮夷之民”与“三苗子孙，”可见他是主张异源论的。如果苗汉果然是严格的异源，——我个人既不主张同源，也不主张异源，看以下的说法，就可以知道——如果历史上果然有不可超过、不可磨灭的大裂痕，即使有“团结则生，不团结则死”的趋势，那我们真想团结，却需要比没有这样大裂痕的时候作更大的努力，才有成功的希望。历史总是历史。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要不得，并且最应竭力避免的毛病，就是由于迁就形势一时的需要，而毁灭，或湮没或曲解历史上真实的事实。（这样毛病，



德国的历史家犯的相当的利害，至于日本的历史家则犯到可笑的程度！）我们研究我们祖宗的历史，遇着他们措置得当的地方，固然可以很高兴，即使遇着他们犯着严重错误的时候，也应该勇敢地承认，指明出来，使现在和将来的人，赶紧起来补救，那才是正常的办法，毁灭，湮没，或曲解历史的事实，是一种不勇和不智的行为，因为历史的真实，绝不是人类所能毁灭或湮没，这样地作，一定错误愈甚，陷溺愈深。可是把由误会而生出来的裂痕解释清楚，使大家不再作无聊的争执，这正是研究历史的人的职责。并且我个人对于这一方面的意见，同颉刚先生的意见，也有些出入，所以也来搀几句话。

在入正题以前，还有几句话来说，就是当清末和民国初年，有若干的学者相信苗族是中国的土著，逐渐受汉人的压迫，才退处于深山幽管之中。现在虽然学术界已经抛弃了这个假说，可是还有不少人对于此说总有点疑惑。其实在这里，毫无可疑的地方。这个假说是同汉族西来的假说，互相补足的。后说一倒，前说不攻自破。十九世纪后半纪，有些欧洲的学者主张华人西来。中国的学者，比方说，章太炎先生等，也主张此说。此后欧人因为此说无确实的证据，已经没有人相信。我们中国考古学者近二十年的工作，虽然不敢说周口店的猿人，就是我们直系的祖先，（因为他们离我们二三十万年，还不是真人，（Homo Sapiens）只是猿人）但是对于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总可以证明当时的人同现在北方的居民没有多大的区别。我们如果说：一万年以内，汉人总在中国居住，总不会有大的错误的。汉人既为中国的土著，则并无逐渐压迫苗民向南方出走的情事。他们那样无根据的假说，毫无可凭信的价值。

然则汉苗在历史上简直没有争端么？——那怎么会没有？不过这件事情异常地复杂，不是那样简单的一句话所能包含。我近来研究古史的结果，知道我国当四五千年以前，居住的人民，大约可以分作三个集团——西方和北方的，可以叫作炎黄集团。这一个集团，西起甘肃，北至察哈尔及河北，东据山东一部分，南在河南境内与其他两集团犬牙交错。凡炎帝（非神农。伏羲，神农是时代的名字，并非人名或部族名，与太皞，炎帝无关系）共工，黄帝，颉项，蚩，尧，舜，禹，契，稷等及氐（古书多讹为互）羌均属此集团。东方的，可以叫作风偃集团。这个集团居住的地方，是山东的南部，安徽江苏的北部，河南东部的一小部分。凡太皞，蚩尤，少皞，皋陶，及徐，舒等部均属此集团。秦原应亦属此集团，但因入仕于商，后流落于西方。蚩尤，前些年学者，误认为苗民，如此则当属于南方集团。但《逸周书》尝麦解明言“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继即言“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是与周诛讨立武庚，诛武庚立微子同类。少昊墟且曲阜，属东方风偃集体，蚩尤亦必属此集团。且据《汉书·地理志》及皇览，蚩尤庙及塚均在汉标本寿张县（今东平）则属于东方集团，毫无疑问。我所以叫他作风偃集团者，是因为风姓，偃姓，嬴姓国家均属此集团，而偃嬴古音相近，似本属一姓，（此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已言之）言偃可以包嬴。南方集团，可以叫作祝融集体，也可以叫作苗蛮集团。此集团盛时，势力及黄河以南，湖北，湖南，江西及四川之一部好像全属于牠。凡三苗，昆吾，大彭，豕韦，荆楚及今日所知南方各部族，全是这一个集团里面的。禹贡雍州下固然有“三危既宅，三苗丕Z”之文，不少的学者，认为三苗到西方去。但是吴起所说“本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很清楚地指明三苗的疆域。另外《左传》，“先王居枹杙于四裔，以御魑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之文颇可以说明雍州三苗与苗蛮本土的关系。因为枹杙为颉项氏之不才子，而楚史名枹杙，楚亦出于颉项，故枹杙当即楚祖。我疑惑他就是帝所诛的重黎。重黎与共工。在古史中所传，或恶或善，随传人不同。允姓为枹杙的后裔，则属于南方集团，而居于瓜州，疑史前亦有秦迁西戎，泰伯入吴一类故事。而古史茫昧，已不可考。我说当时大致有三个集团。是指的文化集团。更显明的说，是因为风俗习惯不同而分的集团，并不是指什么血统的关系。世界上只有希特勒和其党徒那一班妄人，才能曲解历史的事蹟，主张纯粹的血统，夸张日尔曼人高于一切！实在，只要是人类，除了他们各自住在山南海北，风马牛不相及的不说，他们只要所处的地方在邻近的区域，就要发生种种的相互关系。关系可分以为善的，恶的两方面：善的是互相婚媾；怒的互相争夺。这两方面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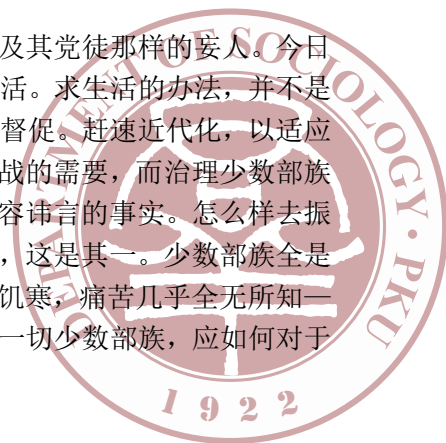


不是截然画分。在普通的情形下，是婚媾争夺，同时并进的。斗争欺压，互相争服。如果有文化浅深的分别，也并不是文化深的常统治文化浅的，却是有盛衰，迭相争服。如果文化深的部族，社会性发展，团体强固，或器械坚利，那就很容易统治浅化的部族。反过来说，如果文化深的部族，达到相当的高度，而腐败下来，堕落下来，他们也很容易受浅化部族的统治。大致说起，生活苦的统治，乐的被统治。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找不出破例的自然定律。不管深化部族统治浅化，或者正相反对，只要他们生活在一个区域，时候久以后，他们因为互通婚姻的关系，——无论用什么法子，也不能禁止住他们的互通婚姻——社会互相同化，把两个风俗习惯不同的团体，变成完全相同，以至于各相忘掉自己的根源。这是世界上最普遍和最永久的现象。所以我们说：世界上没有纯粹的血统，是绝不怕有武断嫌疑的。再进一步说，一群人的风俗习惯，已经变换，即使他们还记得从前的根源，而感情已因风俗习惯而改易，只能属于新族，与旧部族关系极浅。吴越非同源，而风俗习惯，大致相同，即容易联合和并合，吴鲁同出于周，而风俗习惯完全不同，均互视为异域。前清汉军，当时已属于满人集团；今日的满洲人完全与汉人同化，汉人没有人把他们看作属于另外的部族，他们自己也不愿意表示属于别族，则由文化的观点只能说他们是汉族。如果从纯人种学的观点看起，即今日的汉人，恐怕至少也能分出三五个典型。

我们虽然对于人种学属门外汉，而走过南北各省，三几种不同的典型，大约全可以感觉到。所分集团谈血统，毫无是处。话说的太远，即此打住。且说当时三集团的分别，虽已消除许久，现在非许多研究历史的人竭力爬梳，不容易看出来，当时却有很显著的分别。

《吕刑篇》中斥蚩尤及苗民，就是炎黄集团中人对于他两集团的判断。蚩尤，东夷，徐戎不断骚乱，远未可知，就在周之盛时，风偃集团，也好像未尝为臣虞夏之时，三苗叛服无常。周不见三苗而蛮荆时劳王师，盖苗古音作毛，苗蛮阴阳对转，苗与蛮并非异部，蛮之大国为楚。《左传》言“楚人谓之乳穀谓虎于菟，”由此推论，各集团语言差异，或不下今日普通话与闽广话的分别。这三个集团，至东周以后，交通日繁，风俗习惯，逐渐相近。到了战国，疆域全泯。屈原以祝融集团中之天才，一跃而为文学不祧之祖。《楚辞》所描写的，实即三苗国内的风物。许行陈良诸人，均能砥砺磨炼，为学术的重镇。虽说孟子还在引“荆舒是怨”的文字，膺击许行，还留着从前各集团竞争的微弱痕迹，而普遍说起，各部族的文化，实已可溶合无间。风偃集团的同化，尤为彻底。太皞少皞皋陶全进了古代圣王贤相的系统；大儒荀卿，称述徐偃王，也厕之于圣贤之列。三集团混合，汉族开始形成。秦汉以前的文化实即三集团中贤圣共同努力的结果。今日的汉族，实即炎黄集团，风偃集团，祝融集团混合无间的苗裔。此三集团中居住不远中原，交通方便的人民，已经参加了创造民族文化的大业，而居住穷岩幽谷的人士，或多故步自封，虽属炎黄风偃祝融的后裔，而风尚固陋，无言语侏，若姜戎大岳之后而沦为诸戎者，盖亦少。汉后的氏羌苗蛮鲜卑匈奴，即属此类。彼此中间的界域，乃因风俗习惯从中作梗与血统问题，并无关系，我们近日来到西南，见到不少苗，童，罗罗，么些，的同人，除了言语衣服，种种外在的区别以外，骨骼等躯干，仔细看来，虽然不是找不出些微的区别，可是这些区别，远不如短小精悍的两广居民与方脸高身的北方居民中间的区别大。（用三集团说明古史，范围太大，此地不及详说，详见余所著的《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

我想我们中国现在绝没有分氏族，判血统，排斥异族，像希特勒及其党徒那样的妄人。今日的要务，是大家处在这样竞争剧烈的大时代里面，应该怎么样去求生活。求生活的办法，并不是某种文化消灭某种文化的问题，而是大家应该怎么样互相携手，互相督促。赶速近代化，以适应于今日环境的问题。比方说，我国的行政机构，不够改良，虽顺应抗战的需要，而治理少数部族的官吏，因为情形的隔阂，自己的容易腐败，效率差，实在是一种不容讳言的事实。怎么样去振奋改良，使我们言语不易交换的同胞，情得上达，以增进行政的效率，这是其一。少数部族全是我们应该最关切的同胞，而我们对于他们的言语，风俗，习惯，以及饥寒，痛苦几乎全无所知——现在应该如何加紧研究，使一切的情形毫无隔阂，这又是其一。这一切少数部族，应如何对于



近世科学，加紧研究，对于公共卫生 应如何竭力改良，以及其他近代化的事情，应如何赶快进行。这里面固然有些事情为财力所限制，但如果本着穷干苦干的精神，也未始不能找着相当的办法，这又是其一。因为汉人占着各部族老大哥的地位，固然负不小责任，但是一切改革，由外铄者难为功。由自动者易为力。还希望各部族中的明达人士，积极工作勿惮烦难，始有成功的希望。前几天，报上载一篇旅行家的游记，略说，一次走到苗村，一个很喜欢听无线电的苗民，问他电台有福建及广东的广播，为什么没有苗语的广播？他这位先生当时异常地窘，只好撒一句谎，说也有苗语广播，不过不在今天，这样的答法虽然可混过一时，归结谎证出来以后，还是很糟。实在的情形，是汉人精通苗语，能胜广播的责任者，简直不见得有。作广播的人需要相当丰富的常识，苗民中能胜任者，恐怕也不见得有多。广东及福建的广播，大约全是他们本省人自己担任。如果苗民中有胜任愉快的人员建议中央广播电台，添设苗语广播，想来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少数部族中明达人士，喜欢听广播，是一件很好的现象。增加各种语言广播是我们大家应该努力做到的事情。很希望大家，尤其是各部族的先达，加紧努力。读鲁格夫尔君的来书，他的常识，似有相当的充实。希望其认清路线，加紧努力。至于他所抗议的“黄帝子孙”的话头，固然不够科学，应该避免，但是他所自署的三苗子孙，不科学的程度，也完全一样，果当日三苗民族处于两湖，那么必不是伍员，屈原，许行，陈良，蒋琬，曾国藩诸人的祖先，鲁格夫尔君的远处云南，也未必有直属的关系。总之，这些话均不可谈。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大家仍是故步自封，不向近代化的共同目标，加紧努力，无论属于何种部族，以及何人为祖先，全得糟糕。希望大家认清这一点，互相提携，加紧努力才好。

二八、六、十。

【论 文】

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

——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
重庆《中苏文化》6卷1期（1940年4月5日）

翦伯赞

一、

在目前中华民族正以其伟大无比的活力，开创着自己的历史以及世界史之新的纪元。两年又八个月的革命战争，已经把自己变成世界史巨大变革过程中的一个主动的和决定的力量。新的历史条件给予中华民族和世界革命的前锋任务，而中华民族之主观的斗争，又正在把新的历史条件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历史的发展是社会经济的客观趋向与行动的人类的客观斗争之统一，假如从目前正在变革的世界中抽出了中华民族或中华民族的革命斗争，则世界革命的形势必然不能表现为今日之高涨。因此，我们如果要理解现在的中国，理解现在的世界，对于这一正在行动中的中华民族之理解，是一个必要的关键。

关于这一问题，在一年前已由顾颉刚先生提出并且曾经引起热烈的讨论。可惜我对于这些讨论的文章，始终没有看见，一直到最近我才读到顾先生《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的续稿（见去年5月29日《益世报》“边疆”附刊），这虽然只是顾先生大作的一部分，但因为是他的结论，所以能使我们充分地看出他对于民族一般乃至中华民族的整个见解。

顾先生把中华民族当作一个问题而提出，我认为在今日是非常重要的。可惜当时的论争，大

